



浙江革命斗争史

浙东的刘胡兰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浙江革命斗争史

浙东的刘胡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妙夫

浙江革命斗争史

浙东的刘胡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5/8

1978年9月第一版

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11103·22

定 价：0.29 元

革命年代余军五游

目 录

浙东的刘胡兰

- 李敏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(1)
- 柳指导员…………… 啸 海 (37)
- 蒋焕章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蒋明达 (51)
-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…………… 袁易伟 整理 (71)
- 倔强的红小鬼…………… 黄 明 (84)
- 老房东的故事…………… 朱 芾 (92)

浙东的刘胡兰

——李敏的故事

在层峦叠峰，岭巅际天的四明山麓，群山环抱着一条狭长的溪谷——鄞县樟村。清凉明净的樟水，冲破重山峡谷，沿着悬崖峭壁和堆满白色卵石的河床，从这里流过。每到春天，贝母花开放出一片奶白色花朵，杜鹃花红遍了山头，沙地上的桑树也抽出了嫩绿的幼芽。在樟水两岸长满百年老银杏树和枫橡树的山岙里，布列着一个个村落。这些山村里的居民，大都靠栽桑种药、柯鱼打猎、伐木放筏等为生，艰苦的生活环境，长期锻炼了他们勤劳勇敢，不畏强暴的坚强性格。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，这里是敌我双方反复拉锯的剧烈战场。

走完樟村街道，一眼望去，就能看到一座雄伟庄严的白石塔，这就是“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碑”。纪念碑的前面有两座亭子，每个亭子里竖立着一块大石碑，一块石碑上刻着“生的伟大”，另一块石碑上刻着“死的光荣”，共八个苍劲大字。在纪念碑后面，丛丛松柏掩映着烈士墓圪，巨大的坟碑上，刻着四百多位烈士的英名，其中有一位名字叫李敏。

她，曾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在党的领

导下，把革命的火种带给了樟水两岸的人民。

她，为了争取今天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，在残暴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刺下，坚贞不屈，终于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。

童 年

李敏是浙江省镇海县小港乡（现小港公社）青峙李隘村人。

青峙李隘是一个背山临海的村庄，它的对岸就是白浪滔天，岛屿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，风景非常秀丽。一九二二年，李敏就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。当时，她的名字叫李雅琴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李敏也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。她每天背着书包到青峙延林小学去读书。学校里的老师非常好，待人也很和气，空闲时，还常常讲故事给学生听。

有一天，老师又讲起故事来了，这一回讲的是一支部队的故事。大意是：从前有一支奇怪的部队，专门打日本鬼子，打土豪劣绅，打坏人，但待老百姓却很好，不但不欺压老百姓，还帮助他们种田地，刈柴草，有时还把粮食分给穷人吃。这样的好部队，有的人却不喜欢它，要打它，还千方百计要消灭它。没有办法，这支部队从南方走到北方，一共走了两万五千里路。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和困苦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吃草根、啃树皮……

同学们听得出神，张着嘴巴，呆呆地望着老师，过了一会，李敏禁不住问老师道：

组织的绝对领导下举办的。五十多个来自鄞县、镇海、慈溪、奉化等地的进步知识青年，学的是当时政治形势、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、游击战术、民运工作等课程。训练班还常举行营火晚会和联欢会。这些，对李敏来说是多么新鲜呀！训练班的生活给李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中，她学到了许多东西，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。她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。中国人民要翻身就得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。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。苦难深重的中国，只有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，争取中华民族自由解放。过去她在学校里听到过的那支奇怪的部队，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就是当时在黄河两岸、长江南北奋勇杀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。她进一步认识了为什么要抗日的道理，懂得了怎样坚持敌后游击战，怎样消灭敌人的战略和策略。

从此，她为革命献身的意志树立起来了。

好老师

学习结束后，党组织以政工队名义，介绍李敏到鄞西樟村去教书。她就在崔夹岙启明小学当起老师来了。并把原来的名字李雅琴改为李敏。

崔夹岙，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山村，国民党鄞西区副区长崔前育就住在这个村子里。这个家伙长期吮吸民脂民膏，长得脑肥肠满，大腹便便好象腆着个大米袋，人家都叫他“袋袋老爷”。他的手下有许多“地头蛇”，什么“八大人”、“五无常”，为非作歹，压得老百姓透不过气来。

李敏来到启明小学，一开始就发现一种怪现象：有个胖墩墩的少年，高高地坐在用课桌拼搭起来的高台上，咋咋唬唬，耀武扬威，指挥一伙衣著体面的同伴，把一个个衣衫褴褛的穷孩子抓起来拳打脚踢，然后威胁着叫他们往黑洞洞的课桌底下爬。李敏看了，忙奔上去阻止：

“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是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玩，”一个穿长袍的学生回答说。“关他们的牢监。”

“谁叫你们这样做的？”

“喏，”那个穿长袍的学生，指了指傲然坐在高台顶上的胖少年说。“大头脑在上面，都是他的命令。”

“快下来！”李敏看了看坐在高台上的胖少年，用责备的口气说。“你叫啥名字？为什么这样胡闹？”

“你管不了我。我爹就是‘袋袋老爷’，”胖少年拍了拍胸膛，骄横地回答。“我爹是区长，又是启明小学校董，你算什么？”

旁边的学生听了，也都七嘴八舌地说：

“他什么人都不卖账！”

“到这里教书的老师，都得拍他爹的马屁。”

“他爹是大好佬……”

李敏早已听说了，这个“袋袋老爷”，是当地有名的土皇帝。他的公开身份虽是国民党鄞西区委区长，但私下却和日本鬼子勾搭，凡是到启明小学教书的进步老师，一个个都被他撵走。可是李敏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她说：

“现在提倡人人平等，不作兴欺压人。过来吧，同学们，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。”

小朋友们听说新老师要讲故事，都高兴地围了拢来，扯着她的衣服，这个要她讲“老虎”，那个要她讲“妖怪”。李敏笑吟吟地回答说：

“我不讲老虎，也不讲妖怪，来讲个童话‘古代英雄的石像’。”

故事是这样的：有一个雕刻家，应大家的要求，给一位古代的英雄雕一个石像。雕刻家从山里采来一块大石，用钢凿子凿下多余的石头，雕成了一尊高大的人像。他把凿下的石头拢在一起，在空场上砌成石墩子，让石像高高地立在上面，摆出英雄的架式，抬头远盯着前方。石像骄傲了，从此再也瞧不起垫在脚下的小石头。小石块不服气，团结起来商量，决心治一治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像。半夜里，小石块齐心一个劲，突然掀翻头上的大石像，把它扔了下去。咕隆咚一声，石像倒了下来，摔在地上，碎成千块万块，连下面的石墩子，全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石块，散在地上。

“人们讨厌这些石块，用它筑成了一条新路。”李敏富于深意地说。“阳光照在新路上，块块石头都露出了笑脸，赞美自己说：‘这样一来，大家都平等了！’……”

她讲完故事，瞧了瞧大家，问道：

“同学们，好好想一想：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呀？”

同学们没有立刻回答，一个个扭过头去，凝视着坐在高台上的胖少年，好象在提出无声的警告：

“快下来吧，大好佬！不要再仗着你父亲的恶势力，向大家抖威风了。再这样无法无天闹下去，你也会象台上的石像一样，咕隆咚一声，摔到地下，碎成一堆乱石块……”

胖少年也听到了故事，他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又看到了同学们讥嘲的眼光，感到不是味道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在众目睽睽的瞩目下，没精打采地从高台上溜了下来。

“启明小学不是什么人开的学店，”李敏继续对大伙儿说。“它是崔夹岙全体老百姓的公共财产，不论贫，不论富，人人都有权利进学校读书。一定要团结友爱，不容许仗势欺人……”

这件事情以后，李敏获得了同学们普遍的信任和爱戴。课余时，同学们拥在她的周围，一个劲地请她讲故事。她总是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，讲故事给小朋友们听。“袋袋老爷爷”当然把李敏当作眼中钉，但因为她是政工队派来的，一时摸不透底细，暂时没有吭声。

五月初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，强渡余姚江，来到鄞、慈交界的山村，向樟水两岸挺进。那时，李敏已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。她听到这个消息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。下课时，就讲故事给小朋友们听。她讲的也是一支奇怪的部队，这支奇怪的部队叫“红军”，走了两万五千里路，怎样勇敢地和敌人打仗，怎样渡过乌江天险，爬过变幻无穷的雪山，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。当她讲得紧张的时候，小朋友们都屏住气，睁大眼睛看着她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当她讲到红军打胜仗时，一张张小嘴巴都笑起来。小朋友们听了，情不自禁地问：

“李老师，红军什么时候打到这里来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，”李敏爽利地回答。“不过，他现在不叫红军，部队的名称已经改了。”

“现在它叫什么部队？”

“可能你们已经听说了。”李敏兴冲冲地说。“它就是在‘三北’相公殿、羊角殿一带，把日本鬼子打得叫爹喊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——五——支——队！”

同学们听了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如鱼得水

愁闷的日子不断地过去，随着樟溪的流水一同消逝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却离樟村越来越近了。在樟水两岸山村里“游吃”的国民党土顽郭清白部队，和地方上的一些坏蛋痞子们心里的不安，象烂疮口里的脓水一样，在逐日增长。

早晨，当李敏抱着书本，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听得见毛夹岙岭外面隆隆的炮声。这天傍晚，她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，一个地方同志匆匆地跑进来告诉她：

“李老师，你什么也不知道吗？”

李敏放下笔，警惕地问：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“新四军从毛夹岙岭那边开过来了，”那位同志说。

“过来的是三支队，已经在梅岙村住下来了。你看，他们正在山上布防。”

李敏走出办公室，来到操场上，抬头向河对岸一望，只见一队穿瓦灰色军装的战士，已把排哨放上门前山，正忙着用篾簪在山顶上搭哨棚哩！

她搓着双手，对那个同志说：

“喂，同志，总算盼到亲人了！郭清白和‘袋袋老爷’一伙王八蛋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快完了！”

新四军来到樟村的消息，象春风一样吹遍了樟水两岸各个山村。

第二天一早，鄞江桥据点里的日本鬼子，开出大队人马进山扫荡。

中午，日本鬼子的队伍在长潭庵下刚一露头，新四军支队长余龙贵“霍”地掏出驳壳枪，喊声“打！”布在徐家弄口的机枪，就哒哒地响起来。卵石墙后面，排枪一阵接一阵。子弹象一阵阵火雨，往敌人头上倾泻。鬼子碰到了意料不到的打击，一面急忙放出军鸽，向凤岙据点求援，一面匆匆拖起死伤的同伴，躲进长潭庵，把几具尸体塞进神龕底下草草一埋，就匆匆地撤上大锡山，往东面方向奔逃。

这一仗，大长了我军的志气，大灭了鬼子的威风。樟水两岸的劳动人民，象过节日一样慰劳自己的子弟兵。

李敏很喜欢唱歌，嗓子圆润，歌声清晰动听，为了宣传群众，她热情地教小朋友唱抗日歌曲。风琴弹起来了，清亮的歌声也随着响起来：

河里的鱼儿要有水来养，
抗日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。
军队打仗在前线，
老百姓帮忙在后方。
军民大家一条心呀，
捍卫国土保家乡！……

她不但在学校里唱，还带着小朋友，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唱歌、演戏，慰问抗日部队。

当时，我们党和国民党区长郭清白，还保持着统战关系，竭力争取他抗日。郭清白的主力林大队，处在我地下党的绝对控制之下。这支部队的成员，大都是鄞西地区的贫农和猎户，纪律严明，战斗力强，是郭清白的一块金字招牌。李敏和她周围的一些同志，以郭清白政工队的名义，公开和林大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“袋袋老爷”虽然千方百计想排挤李敏，但因她有政工队和林大队的支持，这个反动分子一时也奈何她不得。

自从新四军在樟水两岸开展活动以后，那里立刻成了我军和日伪顽三种势力争夺的焦点，环境越来越复杂。谁能充分得到群众支持，谁就能在那里站住脚。李敏为了宣传群众，动员群众，不但同老师和同学相处共事得很好，同村里的男女老小也相处得很好。平日在村里，她看见年长的人，就亲切地叫“伯伯”、“奶奶”；年纪和她相仿的，就亲切地叫“哥哥”、“姐姐”；看见小孩子，就亲切地叫他们“弟弟”、“妹妹”。

日子一久，人们也把她当成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。不管她到哪一户人家去，大家都对她很客气，很热情。而她呢，扫地抹桌，烧火抱孩子，什么都喜欢帮一手。哪个鳏寡孤独生了病，她就掏钱给求医撮药；谁家断了炊，她就把自己的工资米送过去；有的婆媳争吵，她就上门劝解，充当“和事佬”。如果有人要她写点什么，比如信呀、条子呀等等，无论怎样忙，她总是满口答应，从不推却。村子里的群众，谁不夸奖李敏是个好老师，好姑娘。

每当环境紧张时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主动来找她：“李老师，我家安全，晚上睡到我家去。”“我家住在隐蔽的弯

角里，出路又好，还是到我家去睡吧！”有广大群众支持，她好象如鱼得水，工作开展得更出色了。

天下是工人的

这是夏天的一个闷热的夜晚。蚊子嗡嗡地闹得象打锣一样。人们被骚扰得无法入睡，都到院子里乘凉去了，李敏却坐在屋子里，对着一盏幽黯的柏油灯，在和 一个老石匠谈心。

老石匠年轻时在上海浦东石作铺里做石匠，北伐革命军逼近上海时，他和其他的工人一起，组织纠察队，参加武装起义。结果，这次起义失败了。当老石匠和李敏谈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，血腥地镇压工人运动时，禁不住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唉，工人，工人，‘工’字不出头，出头变成‘土’。做工的总难出头，出头便落土了。”

院子外面河滩边的枫橡树上，猫头鹰“呱、呱”地在狞笑，奇异的啼鸣声，使人们陷入一种不可理解的哀愁之中。

李敏沉默了，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，就用芭蕉扇挥掸着脚下的蚊子，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桌上的油灯。毛茸茸的飞蛾在萤火虫般的黄色火焰上飞舞，它们从窗外扑进来，烧死在灯花上，死了一批，又来一批，在茶杯上白花花地浮了一层。李敏沉思了一阵，伸出手指，从茶杯里蘸了些水，就默默地在桌子上写了许多“工”字。突然，她笑着对老石匠说：

“不能这样解说，老伯伯。我对工字的理解，和你完全

不同。”

“你是怎么解说的？”老石匠问。

“你看，工字上面有一横，下面也有一横。”李敏边写边解释说。“依我看来，上面一横是天，下面一横是地，当中一直就是我们做工的。我们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大好汉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老石匠听她这么一解释，顿时豁然开朗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敏接着又说：“如果把‘工人’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一个‘天’字。这就是说，天下是我们工人的！”

老石匠笑得更欢畅了，不住地点着头说：

“你说得对，你真聪明！”

“天鹅头上飞，如果不用枪去打，光张着嘴巴等它自己掉到嘴里来，是万万办不到的。”李敏又说。“老伯伯，如果坐着等，劳动人民是得不到天下的，天下是要靠我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老石匠高兴地点了点头。“今后要我做什么，你尽管说吧！”

革命的火焰，又在老石匠的心中燃烧起来。

办妇女识字班

有一天，有个妇女到李敏的学校里来找她写信，李敏自然满口答应。她把信写好以后，就念给那个妇女听，然后问道：

“这样写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！李老师，你想想象我们这样不识字的人多命苦呀！”

“不，大嫂，这不是命苦，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。你看，那些家里有钱的都能读书，难道他们个个都命好吗？难道种田人个个都命苦吗？不，是有钱人剥削得我们太穷了。”

那个妇女只是点了几点头，没有作声。李敏接着又说：

“大嫂，你不识字，我来教你好不好？”

“李老师，谢谢你一番好心。我们村子里，象我这样不识字的人多着呢，只有我一个人来读书学写字，他们不会笑话我吗？”

李敏听了后，猛然想到：“办一个妇女识字班不是更好吗？帮助妇女群众学文化，这也是党的任务呀！”她忙对那个妇女说：

“我们来办一个妇女识字班，让大家都能来读书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，”那个妇女犹豫了一下说，“恐怕要很多钱吧？”

“不要什么大钱的，我们可以节省一点，除了大家出点灯油费外，其它的东西，如课本、簿子、粉笔等，由我来想办法。”

随后，她向村子外走去。

清朗朗的樟水，绕着村子奔流。小朋友们把书包吊在枫橡树上，在水里洗澡。有的孩子轮番奔上大木桥，往深潭里跳水，有的在暗礁上窜上窜下，相互打水仗；有的两腿倒竖在水面上，双手托着河底的沙石相互竞走。河面上水珠飞溅，在阳光的反映下，水雾里闪烁着一道道彩虹。

忽然有人喊：“李——老——师——来——了！……李——老——师——来——了！……”

孩子们看到李敏来到河边，扑通扑通地游了拢来，团团围住她，同她开玩笑：

“李老师，和我们一起游水好不好？”

她看到小朋友那种天真活泼的模样，笑着回答：

“我不会游水，但很想看看你们的游泳本领。”

开始，大伙儿满以为李老师到河边来，要批评他们了，想不到她不但不责备，反而欣赏他们游水，都有点出乎意外。大伙儿决心在她面前露一手，让老师看看自己的水上本领。有个孩子说：“李老师，看我们来个水底赛跑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，水底能赛跑？”李敏好奇地问。“人不会浮起来吗？你们来表演表演吧！”

孩子们受到了鼓励，个个兴冲冲地捧起一块大石头，排列在河边上，等待号令。李敏站在岩石上，大声地发令：

“各就各位！……预——备！……跑！”

孩子们听了，一个个钻进水底，抱着石块，大步流星向对岸潜跑。顷刻间，好象一群大鲤鱼在水底飞窜，在河面上泛出许多涡纹，象鬃毛一样曲折的碧流，夹带着被大伙儿从水底掏起来的蕴草，湍急地流去。

李敏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地在水底潜跑得那么久，脸上焕发出了光彩。比赛一结束，她热情地赞扬说：

“唔，游得很好。你们长大了，到部队里去，这个本领是非常有用处的。不过，我到河边来找你们，不单是为了看你们游泳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同学们商量呢。”

“什么重要事情，你快说吧，”一个筏夫的儿子说。